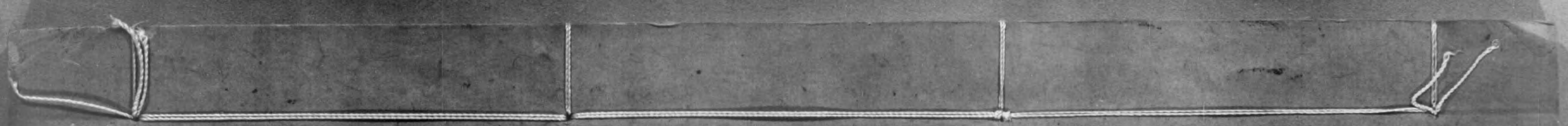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九

論議

祿隱

太古

原教

原過

進說

取材

興賢

委任

知人

風俗

祿隱

孔子叙逸民先伯夷叔齊而後柳下惠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也柳下惠降志辱身矣孟子叙三聖人者亦以伯夷居伊尹之前而揚子亦曰孔子高餓顯下祿隱夫聖人之所言高者是所取於人而所行於已者也所言下者是所非於人而所棄於已者也然而孔孟生於可避之世而未嘗避也蓋其不合則去則可謂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矣至於揚子則吾竊有疑焉爾當王莽之亂雖鄉里自喜者知遠其辱而揚子親屈其體爲其左右之臣豈君子固多能言而不能行乎抑亦有以處之非必出於此言乎曰聖賢之言行有所同而有所不必同不可以一端求也同者道也不同者迹也知所同而不知所不同非君子也夫君子豈固欲爲此不同哉蓋時不同則言行不得無不同唯其不同是所以同也如時不同而固欲爲之同則是所同者迹也所不同者道也迹同於聖人而道不同則其爲小人也孰禦哉世之士不知道之不可一迹也久矣聖賢之宗於道猶水之宗於海也水之流一曲焉一直焉未嘗同也至其宗於海則同矣聖賢之言行一伸焉一屈焉未嘗同也至其宗於道則同矣故水因地而曲直故能宗於海聖賢因時而屈伸故能宗於道孟子曰伯夷柳下惠聖人也百世之師也如其高餓顯下祿隱而必其出於

所高則柳下惠安擬伯夷哉楊子曰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諸蓋言事雖曲而通諸道則亦君子所當同也由是而言之餓顯之高祿隱之下皆迹矣豈足以求聖賢哉唯其能無係累於迹是以大過於人也如聖賢之道皆出於一而無權時之變則又何聖賢之足稱乎聖者知權之大者也賢者知權之小者也昔紂之時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此三人者道同也而其去就若此者蓋亦所謂迹不必同矣易曰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言君子之無可無不可也使揚子寧不至于耽祿於弊時哉蓋於時爲不可去必去則揚子之所知亦已小矣

太古

太古之人不與禽獸朋也幾何聖人惡之也制作焉以別之下而戾於後世侈裳衣壯宮室隆耳目之觀以囂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皆不得其所當然仁義不足澤其性禮樂不足錮其情刑政不足網其惡蕩然復與禽獸朋矣聖人不作昧者不識所以化之之術顧引而歸之太古太古之道果可行之萬世聖人惡用制作於其間必制作於其間爲太古之不可行也顧欲引而歸之是去禽獸而之禽獸奚補於化哉吾以爲識治亂者當言所以化之之術曰歸之太古非愚則誣

原教

善教者藏其用民化上而不知所以教之之源不善教者反此民知所以教之之源而不誠化上之意善教者之爲教也致吾義忠而天下之君臣義且忠矣致吾孝慈而天下之父子孝且慈矣致吾恩於兄弟而天下之兄弟相爲恩矣致吾禮於夫婦而天下之夫婦相爲禮矣天下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皆吾教也民則曰我何賴於彼哉此謂化上而不知所以教之之源也不善教者之爲教也不此之務而暴爲之制煩爲之防劬劬於法令誥戒之間藏於府憲於市屬民於鄙野必曰臣而臣君而君子而子父而父兄弟者無失其爲兄弟也夫婦者無失其爲夫婦也率是也有賞不然則罪鄉閭之師族酇之長疎者時讀密者日告若是其悉矣顧不有服教而附于刑者於是嘉石以慙之圜土以苦之甚者弃之於市朝放之於裔末卒不可以已也此謂民知所以教之之源而不誠化上之意也善教者浹於民心而耳目無聞焉以道擾民者也不善教者施於民之耳目而求浹于心以道強民者也擾之爲言猶山藪之擾毛羽川澤之擾鱗介也豈有制哉自然然耳強之爲言其猶囿毛羽沼鱗介乎一失其制脫然逝矣噫古之所以爲古無異焉由前而已矣今之所以不爲古無異焉由後而已矣或曰法令誥戒不足以爲教乎曰法令誥戒文也吾云爾者本也失其本而求之文吾不知其

可也

原過

天有過乎有之陵歷鬭蝕是也地有過乎有之崩弛竭塞是也天地舉有過卒不累覆且載者何善復常也人介乎天地之間則固不能無過卒不害聖且賢者何亦善復常也故太甲思庸孔子曰勿憚改過揚雄貴遷善皆是術也予之朋有過而能悔悔而能改人則曰是向之從事云爾今從事與向之從事弗類非其性也飾表以疑世也夫豈知言哉天播五行於萬靈人固備而有之有而不思則失思而不行則廢一日咎前之非沛然思而行之是失而復得廢而復舉也顧曰非其性是率天下而戕性也且如人有財見篡於盜已而得之曰非夫人之財向篡於盜矣可歟不可也財之在己固不若性之爲己有也財失復得曰非其財且不可性失復得曰非其性可乎

進說

古之時士之在下者無求于上上之人日汲汲惟恐一士之失也古者士之進有以德有以才有以言有以曲藝今徒不然自茂才等而下之至于明法其進退之皆有法度古之所謂德者才者無以爲也古之所謂言者又未必應今之法度也誠有豪傑不世出之士不自進乎此上之人弗舉也誠進乎此而不應今之法度有司弗取也夫自進乎此皆所謂枉己者也孟子曰未有枉己能正人者也然而今之士不自

進乎此者未見也豈皆不如古之士自重以有恥乎古者井天下之地而授之氓士之未命也則授一廛而爲氓其父母妻子裕如也自家達有塾有序有庠有學觀游止處師師友友弦歌堯舜之道自樂也磨礱鐫切沉浸灌養行完而才備則曰上之人其舍我哉上之人其亦莫之能舍也今也地不井國不學黨不庠遂不序家不塾士之未命也則或無以裕父母妻子無以處行完而才備上之人亦莫之舉也士安得而不自進嗚呼使今之士不若古非人則然勢也勢之異聖賢之所以不得同也孟子不見王公而孔子爲季氏吏夫不以勢乎哉士之進退不惟其德與才而惟今之法度而有司之好惡未必今之法度也是士之進不惟今之法度而幾在有司之好惡耳今之有司非昔之有司也後之有司又非今之有司也有司之好惡豈常哉是士之進退果卒無所必而已矣噫以言取人未之失也取焉而又不得其所謂言是失之失也況又重以有司好惡之不可常哉古之道其卒不可以見乎士也有得已之勢其得不已乎得已而不已未見其爲有道也楊叔明之兄弟以父任皆京官其勢非吾所謂無以處無以裕父母妻子而有不得已焉者也自枉而爲進士而又枉於有司而又若不釋然二君固常自任以道而且朋友我矣懼其猶未寤也爲進說與之

取材

夫工人之爲業也必先淬礪其器用掄度其材斡然後致力寡而用功得矣聖人之於國也必先遴柬其賢能練覈其名實然後任使逸而事以濟矣故取人之道世之急務也自古守文之君孰不有意於是哉然其間得人者有之失士者不能無焉稱職者有之謬舉者不能無焉必欲得人稱職不失士不謬舉宜如漢左雄所議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爲得矣所謂文吏者不徒苟尚文辭而已必也通古今習禮法天文人事政教更張然後施之職事則以詳平政體有大議論使以古今參之是也所謂諸生者不獨取訓習句讀而已必也習典禮明制度臣主威儀時政沿襲然後施之職事則以緣飾治道有大議論則以經術斷之是也以今進士古之進士古之文吏也今之經學古之儒生也然其策進士則但以章句聲病苟尚文辭類皆小能者爲之策經學者徒以記問爲能不責大義類皆蒙鄙者能之使通才之人或見瞥於時高世之士或見排於俗故屬文者至相戒曰涉獵可爲也誣豔可尚也於政事何爲哉守經者曰傳寫可爲也誦習可勤也於義理何取哉故其父兄勗其子弟師長勗其門人相爲浮豔之作以追時好而取世資也何哉其取舍好尚如此所習不得不然也若此之類而當擢之職位歷之仕塗一旦國家有大議論立辟雍明堂損益禮制更著律令決讞疑獄彼惡能以詳平政體緣飾治道以古今參之以經術斷

之哉是必唯唯而已文中子曰文乎文乎苟作云乎哉必也貫乎道學乎學乎博誦云乎哉必也濟乎義故才之不可苟取也久矣必若差別類能宜少依漢之牋奏家法之義策進士者若曰邦家之大計何先治人之要務何急政教之利害何大安邊之計策何出使之以時務之所宜言之不直以章句聲病累其心策經學者宜曰禮樂之損益何宜天地之變化何如禮器之制度何尚各傳經義以對不獨以記問傳寫爲能然後署之甲乙以升黜之庶其取舍之鑑灼于目前是豈惡有用而事無用辭逸而就勞哉故學者不習無用之言則業專而修矣一心治道則習貫而入矣若此之類施之朝廷用之牧民何嚮而不利哉其他限年之議亦無取矣

興賢

國以任賢使能而興棄賢專已而衰此二者必然之勢古今之通義流俗所共知耳何治安之世有之而能興昏亂之世雖有之亦不興蓋用之與不用之謂矣有賢而用國之福也有之而不用猶無有也商之興也有仲虺伊尹其衰也亦有三仁周之興也同心者十人其衰也亦有祭公謀父內史過兩漢之興也有蕭曹寇鄧之徒其衰也亦有王嘉傅喜陳蕃李固之衆魏晉而下至於李唐不可徧舉然其閒興衰之世亦皆同也由此觀之有賢而用之者國之福也有之而不用猶無有也可不慎歟今猶古也今之天下

亦古之天下今之士民亦古之士民古雖擾攘之際猶有賢能若是之衆況今太寧豈曰無之在君上用之而已博詢衆庶則才能者進矣不有忌諱則讜直之路開矣不邇小人則讒諛者自遠矣不拘文牽俗則守職者辨治矣不責人以細過則能吏之志得以盡其効矣苟行此道則何慮不跨兩漢軼三代然後踐五帝三皇之塗哉

委任

人主以委任爲難人臣以塞責爲重任之重而責之重可也任之輕而責之重不可也愚無他識請以漢之事明之高祖之任人也可以任則任可以止則止至於一人之身才有長短取其長則不問其短情有忠僞信其忠則不疑其僞其意曰我以其人長於某事而任之在它事雖短何害焉我以其人忠於我心而任之在它人雖僞何害焉故蕭何刀筆之吏也委之關中無復西顧之憂陳平亡命之虜也出捐四萬餘金不問出入韓信輕猾之徒也與之百萬之衆而不疑是三子者豈素著忠名哉蓋高祖推己之心而寘於其心則它人不能離間而事以濟矣後世循高祖則鮮有敗事不循則失故孝文雖愛鄧通猶逞申屠之志孝武不疑金霍終定天下大策當是時守文之盛者二君而已元成之後則不然雖有何武王嘉師丹之賢而脅於外戚豎宦之寵牽於帷嬙近習之制是以王道寖微而不免負謗於天下也中興之後

唯世祖能馭大臣以寇鄧耿賈之徒爲任職所以威名不減於高祖至於爲子孫慮則不然反以元成之後三公之任多脅於外戚豎宦帷嬙近習之人而致敗由是置三公之任而事歸臺閣以虛尊加之而已然而臺閣之臣位卑事宂無所統一而奪於衆多之口此其爲脅於外戚豎宦帷嬙近習者愈矣至於治有不進水旱不時災異或起則曰三公不能燮理陰陽而策免之甚者至於誅死豈不痛哉沖質之後桓靈之閒因循以爲故事雖有李固陳蕃之賢皆挫於閹寺之手其餘則希世用事全軀而已何政治之能立哉此所謂任輕責重之弊也噫常人之性有能有不能有忠有不忠知其能則任之重可也謂其忠則委之誠可也委之誠者人亦輸其誠任之重者人亦荷其重使上下之誠相照恩結於其心是豈禽息鳥視而不知荷恩盡力哉故曰不疑於物物亦誠焉且蘇秦不信天下爲燕尾生此一蘇秦傾側數國之閒於秦獨以然者誠燕君厚之之謂也故人主以狗彘畜人者人亦狗彘其行以國士待人者人亦國士自奮故曰常人之性有能有不能有忠有不忠顧人君待之之意何如耳

知人

貪人廉淫人潔佞人直非終然也規有濟焉爾王莽拜侯讓印不受假僭皇命得璽而喜以廉濟貪者也晉王廣求爲冢嗣管絃遏密塵埃被之陪扆未幾而

聲色喪邦以潔濟淫者也鄭注開陳治道激昂顏辭君民翕然倚以致平卒用姦敗以直濟佞者也於戲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古今一也

風俗

夫天之所愛育者民也民之所係仰者君也聖人上承天之意下爲民之主其要在安利之而安利之要不在於它在乎正風俗而已故風俗之變遷染民志關之盛衰不可不慎也君子制俗以儉其弊爲奢奢而不制弊將若之何夫如是則有殫極財力僭瀆擬倫以追時好者矣且天地之生財也有時人之爲力也有限而日夜之費無窮以有時之財有限之力以給無窮之費若不爲制所謂積之涓涓而洩之浩浩如之何使斯民不貧且濫也　國家奄有諸夏四聖繼統制度以定矣紀綱以緝矣賦斂不傷於民矣徭役以均矣升平之運未有盛於今矣固當家給人足無一夫不獲其所矣然而窶人之子短褐未盡完趨末之民巧僞未盡抑其故何也殆風俗有所未盡淳歟且聖人之化自近及遠由內及外是以京師者風俗之樞機也四方之所面內而依倣也加之士民富庶財物畢會難以儉率易以奢變至於發一端作一事衣冠車馬之奇器物服玩之具旦更奇制夕染諸夏工者矜能於無用商者通貨於難得歲加一歲巧眩之性不可窮好尚之勢多所易故物有未弊而見毀於人人有循舊而見嗤於俗富者競以自勝貧者

恥其不若且曰彼人也我人也彼爲奉養若此之麗而我反不及由是轉相慕効務盡鮮明使愚下之人有逞一時之嗜欲破終身之貲産而不自知也且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實漏卮淳朴之風散則貪饕之行成貪饕之行成則上下之力匱如此則人無完行士無廉聲尚陵逼者爲時宜守檢押者爲鄙野節義之民少兼并之家多富者財産滿布州域貧者困窮不免於溝壑夫人之爲性心充體逸則樂生心鬱體勞則思死若是之俗何法令之能避哉故刑罰所以不措者此也且壞崖破岩之水原自涓涓干雲蔽日之木起於青葱禁微則易救末者難所宜略依古之王制命市納賈以觀好惡有作奇技淫巧以疑衆者糾罰之下至物器饌具爲之品制以節之工商逐末者重租稅以困辱之民見末業之無用而又爲糾罰困辱不得不趨田畝田畝闢則民無饑矣以此顯示衆庶未有輦轂之內治而天下不治矣

閔習

父母死則燔而捐之水中其不可明也禁使葬之其無不可亦明也然而吏相與非之乎上民相與怪之乎下蓋其習之久也則至於戕賊父母而無以爲不可顧曰禁之不可也嗚呼吾是以見先王之道難行也先王之道不講乎天下而不勝乎小人之說非一日之積也而小人之說其爲不可不皆若戕賊父母之易明也先王之道不皆若禁使葬之之易行也嗚

呼吾是以見先王之道難行也正觀之行其庶矣惜乎其臣有罪焉作閔習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九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七十

論議

復讎解

推命對

使醫

沐說

雜著

論茶法

茶商十二說

制置三司條例

相鶴經

策問十一

復讎解

或問復讎對曰非治世之道也明天子在上自方伯諸侯以至于有司各修其職其能殺不辜者少矣不幸而有焉則其子弟以告于有司有司不能聽以告于其君其君不能聽以告于方伯方伯不能聽以告于天子則天子誅其不能聽者而爲之施刑於其讎亂世則天子諸侯方伯皆不可以告故書說紂曰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讎蓋讎之所以興以上之不可告辜罪之不常獲也方是時有父兄之讎而輒殺之者君子權其勢恕其情而與之可也故復讎之義見於春秋傳見於禮記爲亂世之爲子弟者言之也春秋傳以爲父受誅子復讎不可也此言不敢以身之私而害天下之公又以爲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此言不以有可絕之義廢不可絕之恩也周官之說曰凡復讎者書于士殺之無罪疑此非周公之法也凡所以有復讎者以天下之亂而士之不能聽也有士矣不使聽其殺人之罪以施行而使爲人之子弟者讎之然則何取於士而祿之也古之於殺人其聽之可謂盡矣猶懼其未也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書于士則殺之無罪則所謂復讎者果所謂可讎者乎庸詎知其不獨有可言者乎就當聽其罪矣則不殺於士師而使讎者殺之何也故疑此非周公之法也或曰世亂而有復讎之禁則寧殺身以復讎乎將無復讎而以存人之祀乎曰可以復

讎而不復非孝也復讎而殄祀亦非孝也以讎未復之恥居之終身焉蓋可也讎之不復者天也不忘復讎者已也克已以畏天心不忘其親不亦可矣

推命對

吳里處士有善推命知貴賤禍福者或俾予問之予辭焉他日復以請予對曰夫貴若賤天所爲也賢不肖吾所爲也吾所爲者吾能自知之天所爲者吾獨懵乎哉吾賢歟可以位公卿歟則萬鍾之祿固有焉不幸而貧且賤則時也吾不賢歟不可以位公卿歟則簞食豆羹無歉焉若幸而富且貴則咎也此吾知之無疑奚率於彼者哉且禍與福君子置諸外焉君子居必仁行必義反仁義而福君子不有也由仁義而禍君子不屑也是故文王拘羑里孔子畏於匡彼聖人之智豈不能脫禍患哉蓋道之存焉耳曰子以爲貴若賤天所爲也然世賢而賤不肖而貴者亦天所爲歟曰非也人不能合於天耳夫天之生斯人也使賢者治不賢故賢者宜貴不賢者宜賤天之道也擇而行之者人之謂也天人之道合則賢者貴不肖者賤天人之道悖則賢者賤而不肖者貴也天人之道悖合相半則賢不肖或貴或賤堯舜之世元凱用而四凶殛是天人之道合也桀紂之世飛廉進而三仁退是天人之道悖也漢魏而下賢不肖或貴或賤是天人之道悖合相半也蓋天之命一而人之時不能率合焉故君子脩身以俟命守道以任時貴賤禍

福之來不能沮也子不力於仁義以信其中而屑屑焉甘意於誕謾虛怪之說不已溺哉

使醫

一人疾焉而醫者十並使之歟曰使其尤良者一人焉爾烏知其尤良而使之曰衆人之所謂尤良者而隱之以吾心其可也夫能不相逮不相爲謀又相忌也況愚智之相百者乎人之愚不能者常多而智能者常少醫者十愚不能者烏知其不九邪並使之智能者何用愚不能者何所不用一日而病且亡誰者任其咎邪故予曰使其尤良者一人焉爾使其尤良者有道藥云則藥食坐云則食坐云則坐作云則作夫然故醫也得肆其術而無憾焉不幸而病且亡則少矣藥云則食坐云則坐作云則作何必醫如吾所安焉可也凡疾而使醫之道皆然而腹心爲甚有腹心之疾者得吾說而思之其庶矣

汴說

古者卜筮有常官所諏有常事若考步人生辰星宿所次訾相人儀狀色理逆斥人禍福考信於聖人無有也不知從何許人、宗其說者澶漫四出抵今爲尤蕃舉天下而籍之以是自名者蓋數萬不啻而汴不與焉舉汴而籍之蓋亦以萬計予嘗睹汴之術士善挾奇而以動人者大祀宮廬服輿食飲之華封君不如也其出也或召焉問之其人也朝貴人也坐其廬旁歷其人也或賜焉問之其人也朝貴人也其歸

之往來宥相切踵相籍窮一朝暮則已錯不可計竊異之且竊歎曰吾儕治生先聖人之言而脩其術張之能爲天子營太平歛之猶足以禔身正家顧未嘗有公卿徹官若是其即之勤也或曰子知乎渴者期於醫治然也子誠能爲天子營太平禔身正家彼所存勢與位爾勢不盈位不充則熱中熱中則惑勢盈位充矣則病失之病失之則憂惑且憂則思決以彼爲能決子亦能乎不能則無異其即彼疏此也因竊不復異又之補吏淮南省親江南有金華山人者率然相過自言能逆斗禍福噫今之世子之術奚適而不遇哉因以汝說諗之

議茶法

國家罷榷茶之法而使民得自販於方今實爲便於古義實爲宜而有非之者蓋聚歛之臣將盡財利於毫末之間而不知與之爲取之過也夫茶之爲民用等於米鹽不可一日以無而今官場所出皆麤惡不可食故民之所食大率皆私販者夫奪民之所甘而使不得食則嚴刑峻法有不能止者故鞭扑流徙之罪未嘗少弛而私販私市者亦未嘗絶於道路也既罷榷之法則凡此之爲患皆可以無矣然則雖盡充歲入之利亦爲國者之所當務也況關市之入自足佯昔日之利乎昔桑洪羊興榷酤之議當時以爲財用待此而給萬世不可易者然至霍光不學無術之人遂能屈其論而罷其法蓋義之勝利又矣今

朝廷之治方欲剗百代之弊而復堯舜之功而其爲法度乃欲出於霍光之所羞爲者則可乎以今之勢雖未能盡罷榷貨而能緩其一亦所以示上之人恤民之深而興治之漸也彼區區聚斂之臣務以求利爲功而不知與之爲取上之人亦當斷以義豈可以人人合其私說然後行哉楊雄曰爲人父而摧其子縱利如子何以雄之聰明其講天下之利害宜可信然則今雖國用甚不足亦不可以復易已行之法矣是以國家之勢苟修其法度以使本盛而末衰則天下之財不勝用庸詎而必區區於此哉

茶商十二說

臣竊以須仰巨商有十二之損爲害甚廣請試陳之須仰巨商巨商數少相率既易邀賤遂繁故有場鐃明減闇減累累不已歲數百萬是鐃減之損一也又既仰巨商巨商稀少積壓等候陳損既多或棄或焚或充雜用此稅既陷正稅又鐃是陷稅之損二也又既仰巨商鐃豐價薄園民困耗逋欠歲程至如石橋一場祖額一百七萬而近歲買納才得十萬而虧及累年便乞減額是退額之損三也又既仰巨商須憑力禁是以捕捉之旅所在屯布掩緝之衆彌占川落官負請俸卒旅衣糧擾民費財摠計不細是力禁之損四也又既仰巨商須置摧務諸郡津置或數千里所載綱運率自省破船材兵費風波盜竊每歲之計不爲不甚是遠萃之損五也又既仰巨商必先多備

茶體輕怯難掌易損架閣利燥封角利密而官數浩瀚堆積敖廩風枯雨濕氣味失奪俟售待給已反陳損是堆積之損六也又失物分輕則得衆得衆則易竭今仰巨商本不及數千緡則不能行是分重而不得衆也故難竭而成積滯分重之損七也又凡貨利已則精心精心則貨善貨善則易售今仰巨商非已甚衆始從小戶次輸主人方納官場復支商旅是以小戶偷竊主人殺雜姦吏容庇皆以非已而致貨不善也是非已之損八也又既仰巨商遂爲二等新好者支筭商旅低陳者留賣南中食用不堪遂皆私易故一縣大率每歲以茶被刑者往往百數是煩刑之損九也又既仰巨商茶多積壞壞不堪賣遂轉鬻茶

俵給戶民悉不堪食虛納所直諸郡甚多是剜本之損十也又巨商悉係通商南方盡從官賣官賣既不堪食多配寺院茶坊茶多弃損錢實虛斂是削民之損十一也既仰巨商貨終難盡諸般折給從是生焉雖依元價折錢變賣雜收什一請實虛損官亦虛損是刻士之損十二也其爲害廣也如此不可不去也

乞制置三司條例

竊觀先王之法自畿之內賦入精麤以百里爲之差而畿外邦國各以所有爲貢又爲經用通財之法以懋遷之其治市之貨財則亡者使有害者使除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則吏爲斂之以待不時而買者凡此非專利也蓋聚天下之人不可以無財理天下

之財不可以無義夫以義理天下之財則轉輸之勞逸不可以不均用度之多寡不可以不通貨賄之有無不可以不制而輕重斂散之權不可以無術今天下財用窘急無餘典領之官拘於弊法內外不以相知盈虛不以相補諸路上供歲有定額豐年便道可以多致而不敢不贏年儉物貴難於供備而不敢不足遠方有倍蓰之輸中都有半價之鬻三司發運使按簿書促期會而已無所可否增損於其間至遇軍國郊祀之大費則遣使剗刷殆無餘藏諸司財用事往往爲伏匿不敢實言以備緩急又憂年計之不足則多爲支移折變以取之民納租稅數至或倍其本數而朝廷所用之物多求於不產責於非時富商大賈因時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斂散之權臣等以謂發運使揔六路之賦入而其職以制置茶鹽礬稅爲事軍儲國用多所仰給宜假以錢貨繼其用之不給使周知六路財賦之有無而移用之凡糴買稅斂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令在京庫藏年支見在之定數所當供辦者得以從便變賣以待上令稍收輕重斂散之權歸之公上而制其有無以便轉輸省勞費去重斂寬農民庶幾國用可足民財不匱矣所有本司合置官屬許令辟舉及有合行事件令依條例以聞奏下制置司參議施行

相鶴經

鶴者陽鳥也而遊於陰因金氣依火精以自養金數

九火數七六十三年小變百六十年大變千六百年形定生三年頂赤七年飛薄雲漢又七年夜十二時鳴六十年大毛落茸毛生乃潔白如雪泥水不能汙百六年雌雄相視而孕一千六百年飲而不食胎化產爲仙人之騏驥也夫聲聞於天故頂赤食於水故喙長輕於前故毛豐而肉踈脩頸以納新故天壽不可量所以體無青黃二色土木之氣內養故不表於外也是以行必依洲渚止不集林木蓋羽族之清崇也其相曰隆鼻短喙則少瞋露睛赤白則視遠長頸踈身則能鳴鳳翼雀尾則善飛龜背鼈腹會舞高脛促節足力其文李浮丘伯授王子晉又崔文子學道於子晉得其文藏嵩山石室淮南公采藥得之遂傳於近代熙寧十年正月一日臨川王某筆

策問

問堯舉鯀於書詳矣堯知其不可然且試之邪抑不知之也不知非所以爲聖也知其不可然且試之則九載之民其爲病也亦久矣幸而羣臣遂舉舜禹不幸復稱鯀此亦將以九載試之邪以堯之大聖知鯀之大惡其知之也足以自信不疑矣何牽於羣臣也必曰吾唯羣臣之聽不自任也聖人之心急於救民其趣舍顧是否何如豈固然邪必以爲後世法得無明哲之主牽制以召敗者邪或曰堯知水之數故先之以鯀或曰久民病以大禹功是皆不然堯必不以民病私禹禹必不以利民病而大已功以民病私其

臣利民病以爲已功烏在其爲堯禹也又以爲泥於數其探聖人滋淺矣且謂之有數緜何罪其殛死也聖人之所以然愚不能釋吾子無隱焉耳

二

問皐陶曰在知人在安民大哉古之君臣相戒如此夫雖有知人之明而無安民之惠心未可與爲治也有安民之惠心而未知人之明則不能任人雖欲安民亦有所不能焉然而天子之尊也四海之富也自公至于士凡幾位自正至于旅凡幾職所謂知人者其必有術可以一二子而不知乎

三

問聖人治世有本末其施之也有先後今天下困敝不革其爲日也久矣治教政令未嘗放聖人之意而爲之也失其本求之末當後者反先之天下靡靡然入於亂者凡以此夫治天下不以聖人所以治其卒不治也則爲士而不閑聖人之所以治非所以爲士也願二三子盡道聖人所以治之本末與其所先後以聞於有司

四

問記曰追王太王王季文王不以卑臨尊也夏商受命固有祖考奚無追王之事邪

五

問聖人之爲道也人情而已矣考之以事而不合隱之以義而不通非道也洪範之陳五事合於事而通

於義者也如其休咎之效則予疑焉人君承天以從事天不得其所當然則戒吾所以承之之事可也必如傳云人君行然天則順之以然其固然邪僭常暘若狂常雨若使狂且僭則天如何其順之也堯湯水旱奚尤以取之邪意者微言深法非淺者之所能造敢以質於二三子

六

問述詩書傳記百家之文二帝三王之所以基太平而澤後世必曰禮樂云若政與刑乃其助爾禮節之樂和之人已大治之後其所謂助者幾不用矣下三王而王者亦有議禮樂之情者乎其所謂禮樂如何也儒衣冠而言制作者文采聲音云而已基太平而澤後世儻在此邪宋之爲宋久矣禮樂不接於民之耳目何也抑猶未可以制作邪董仲舒王吉以爲王者未制作用先王之禮樂宜於世者如欲用先王之禮樂則何者宜於世邪

七

問舜命九官三后在焉呂刑所謂三后恤功于民乃堯命之何也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以功次之禹也稷也伯夷也其可也以事次之民之災也富之也教之也其可也今考其文辭未有次焉何也曰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降典也則以民云制于刑之中則以百姓云何也

問夏之法至商而更之商之法至周而更之皆因世
就民而爲之節然其所以法意不相師乎

八

九

問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說
者曰垂衣裳以辨貴賤乾坤尊卑之義也夫垂衣裳
以辨貴賤自何世始始於黃帝獨曰黃帝可也於堯
舜曰堯曰舜可也兼三世而言之吾疑焉二三子姑
爲之解

十

問詩論商之所以王本之契論周本之后稷夫成湯
文武之仁聖而以當紂之天下此夏商所以破滅
而商周得之也彼千歲之稷契何功焉其本之也不
有說邪

十一

問挂兵於夷狄以弊百姓敗游倡樂賞賜無節而臺
榭陂池宮室之觀侈此國之所以貧今皆無此而有
司之所講常出於權利然亦不足於財信任親戚後
宮之家尊顯公卿之臣世布衣巖穴之秀蔽鄣而
不得仕此官之所以曠今皆無此而所使在位皆公
天下之選也然士異時嘗多兵矣而不以
兵多故費財今之壯者多去而爲兵而租賦盡於
糧餉然亦不足於兵異時嘗多馬矣而不以馬多故
費土今內則空可耕之地以爲牧蓋鉅萬頃外則棄

錢幣以取之四夷然亦不足於 馬此其故何也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七十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一

雜著

先大夫述 并集序附

題王逢原講孟子後

許氏世譜

傷仲永

同學一首別子固

書瑞新道人壁

讀孟嘗君傳

讀柳宗元傳

讀江南録

書李文公集後

書刺客傳後

孔子世家議

書洪範傳後

題張忠定書

題燕華仙傳

書金剛經義贈吳珪

與妙應大師說

題旁詩仲子正字

先大夫述

王氏其先出太原今為撫州臨川人不知始所以徙其後有隱君子某生某以子故贈尚書職方員外郎職方生衛尉寺丞某公考也公諱某始字捐之年十七以文干張公詠張公奇之改字公舜良祥符八年得進士第為建安主簿時尚少縣人頗易之既數月皆畏翕然令賴以治嘗疾病闔縣為禱祠縣人不時入稅負民何獨為入稅州各縣公曰孔目吏尚不時入稅負民何獨為邪即與校至府門取孔目吏以歸杖二十與之期三日盡期民之稅亦無不入自將巳下皆側目為判官臨江軍守不法公遇事輒据爭之以故事一政吏為文書謾其上至公輒閣軍有蕭灘號難度以腐船度輒返吏呼公為判官灘云豪吏大姓至相與出錢求轉運使下吏出公領新淦縣縣大治今三十年吏民稱說如公在政大理寺丞知廬陵縣又大治移知新繁縣政殿中丞到縣條宿姦數人上府流惡處自餘

一以恩信治之嘗歷歲不笞一人知韶州改太常博士尚書屯田員外郎夷越無男女之別前守類以爲俗然即其得可已皆弗究公曰同是人也不可瀆其倫夫所謂因其俗者豈謂是邪凡有萌蘖一切擿矜窮治之時未幾男女之行于市者不敢一塗胡先生瑗爲政範亦掇公此事部縣翁源多虎公教捕之民言虎自斃者五令斷虎頭輿致州爲頌以獻公麾輿者出以頌還令其不喜恠不以其道說之不說也如此蜀効忠士屯者五百人代不到謀叛韶小州即有變無所可枝梧佐吏始殊恐公不爲動獨捕其首五人即日斷流之護出之界上劫佐吏固爭請付獄既而聞其徒謀若以首赴獄當夜劫之以叛衆乃愈服公完營驛倉庫建坊道隨所施設有條理長老言自嶺海服朝廷爲吾置州守未有賢公者丁衛尉府君憂服除通判江寧府閱兩將一以府倚公辦寶元二年二月二十三日以疾棄諸孤官下享年四十六公於忠義孝友非勉也宦游常奉親行獨西川以遠又法不聽在新繁未嘗劇飲酒歲時思慕哭殊悲其自奉如甚嗇者異時悉所有又貸於人治酒食須以娛其親無秋毫愛也人乃或以爲奢居未嘗怒笞子弟每置酒從容爲陳孝悌仁義之本古今存亡治亂之所以然甚適其自任以世之重也雖人望公則亦然卒之官不充其材以夭嗚呼其命也毋謝氏以公故封永安縣君娶某氏封長壽縣君子男七人女一人

適張氏處兩人將以某月日葬其處子某等謹撰次公事如右以求有道而文者銘焉以取信於後世

先大夫集序

君子於學其志未始不欲張而行之以致君下膏澤於無窮唯其志之大故或不位於朝而執不足以自効則思慕古之人而作爲文辭亦不失其所志也二帝三王羣聖人之時賢俊並用雖窮處巖穴亦扳而在高位其志莫不得施而文之傳于後者少矣後之時非古之時也人之不得志者常多而以文自傳者紛如也先大夫少而博學及強年有仕進之望其志欲有以爲而遽沒其於文所不暇也一日諸子閱橐中乃得舊歌詩百餘篇雖此不足盡識其志然諷詠情性其亦有以助于道者不忍棄去也輒序次之嗚呼公之詩君子視之當自知矣不敢贅也

題王逢原講孟子後

逢原在常江陰時學者有問以孟子而逢原爲之論說是以如是其詳也未幾而逢原卒故其書纔終於一篇而考之時不同蓋其志猶未就也雖然觀其說亦足以槩見之矣若逢原所謂見其進未見其止也其卒時年二十八嗚呼惜哉逢原卒於嘉祐己亥六月後七年講義方行

許氏世譜

伯夷神農之後也佐堯舜有大功賜姓曰姜其後見經者四目曰申詩所謂申伯者是也曰呂書所謂呂

侯者是也曰齊曰許春秋內書齊侯許男是也周衰許男嘗從大侯侵伐會盟竟於春秋及後世復國而子孫以其封姓然世傳有許由者堯以天下讓由由不受逃之箕山箕山上蓋有許由冢焉其事不見於經學者疑之或曰由亡求於世者耳雖與之天下蓋不受也故好事者以云而由與伯夷其生後先所祖同不同莫能知也漢興許氏侯者六人柏至侯盎宋子侯瘛嚴侯猜此三侯者其始以將封而史不書其州里平恩侯廣漢博望侯舜樂成侯延壽此三侯者同產昆弟也以外戚起於宣元之世昌邑人也盎孫昌嘗爲丞相延壽及廣漢弟子嘉嘗爲大司馬至王莽敗許氏始皆失其封云後漢會稽有許荊者循吏也許慎者以經術顯許峻者爲易林傳於世許楊者治鴻隙陂有德於汝南汝南之民報祭焉許靖者避地交州後入蜀先主以爲太傅與從弟劭俱善論人物劭兄虔亦知名世稱平輿淵有二龍焉慎峻楊靖皆汝南人也許褚者家於譙以忠力事魏封侯牟鄉許慈者家南陽入蜀父子爲博士司馬晉時有許攻者東陽人也德行高察孝廉不起老於家其子曰生亦有至性焉初許氏爵邑於周子孫播散四方有紀者猶不乏焉至昌邑始大者間興於汝南其後祖高陽者爲最盛然高陽之族不見其所始有據者仕魏歷校尉郡守生允爲鎮北將軍允三子皆仕司馬晉奇司隸校尉猛幽州刺史奇子遐侍中猛子式平原

太子自允至式皆知名允後五世詢司馬晉嘗召官之不起詢孫珪爲旌陽太守於齊珪生勇慧齊太子家令宂從僕射勇慧生懋篤學以孝聞卒於梁爲中庶子懋生亨爲陳衛尉卿嘗領史官次齊梁時事有子善心爲之卒業是時有許紹者善心族父也通守夷陵治有恩流戶自歸數十萬卒有勞於唐爵安陸郡公圉師欽寂欽明其後也圉師紹少子寬博有器幹別自封平恩勇與敬宗俱龍朔中宰相欽寂謂紹曾大父也萬歲中帥師當契丹爲所敗執以如安東使說守者降至安東曰賊今且破滅公勉守無忘忠也契丹即殺之是歲弟欽明亦遇殺欽明爲涼州都督案行卒與突厥遇亦執使降至靈州顧爲庾言告守者所以破賊兄弟將兵一旦同以身徇邊鄙賢者榮之敬宗者善心子也始以公開郡於高陽與其孫令伯以文稱當世天寶之亂敬宗有孫曰遠與張巡以睢陽抗賊自以不及巡推巡爲將而親爲之下久之食已盡煑茶紙以食猶堅守賊所以不得南向以睢陽弊其鋒也卒與俱死者皆天下豪傑義士云唐亡遠孫儒不義朱梁自雍州入于江南終身不出焉儒生稠沈毅有信仕江南李氏參德化王軍事稠生規好道家言不以事自慁嘗羇宣歙間聞旁舍呻呼就之曰我某郡人也察君長者且死願以骸骨屬君因指橐中黃金十斤曰以是交長者規許諾敬負其骨千里并黃金置死者家家大驚愧之因請獻金如

兒言以爲許君壽規不顧竟去於是聞者滋以規爲
長者卒葬池州後以子故贈大理評事生遂逖迴三
子遂善事母里母勵其子輒曰汝獨不慚許伯通乎
祥符中　天子有事於泰山加恩羣臣逖當遷讓其
兄遂　天子以遂試將作監主簿遂子俞字堯言名
能文章大臣屢薦之有與不合者官以故不遂嘗知
興國軍大冶縣縣人至今稱之俞兩子均爲進士逖
字景山嘗上書江南李氏李氏嘆奇之以爲崇文館
校書郎歲終拜監察御史後復上書　太宗論邊事
宰相趙普奇其意以爲與已合知興元府起酇侯廢
堰以利民治灃荊揚三州爲盜者逃而去其事兄如
事父使妻事其長姒如事母故人無後爲嫁其女如

已子有子五人恂黃州錄事參軍恢尚書虞部員外
郎怡今爲太子中舍簽書淮南節度判官廳公事元
今爲江淮荊湖兩浙制置發運使平泰州海陵主簿
五人者咸孝友如其先人故士大夫論孝友者歸許
氏元以國子博士發運判官七年遂爲其使待制天
章閣自　天子大臣莫不以爲材其勞烈方在史氏
記余故不論而著其家行云迥字光遠其事母如伯
通之孝事其兄如景山之爲弟也慷慨有大意少嘗
仕李氏後不復仕與其兄俱葬顏村有子會爲進士
方壯時亦慨然好議天下事今爲太廟齋郎臨川王
某曰余譜許氏自據以下其緒傳始顯焉然自許男
見於周其後數封而有紀之子孫多焉攷是論之夫

伯夷之所以佐其君治民余讀書未嘗不喟然嘆思之也傳曰盛德者必百世祀若伯夷者蓋庶幾焉彼其後世忠孝之良亦使之遭時沐浴舜禹之間以盡其材而與夫夔皐罷虎之徒俱出而馳焉其孰能概之耶

傷仲永

金谿民方仲永世隸耕仲永生五年未嘗識書具忽啼求之父異焉借旁近與之即書詩四句并自爲其名其詩以養父母收族爲意傳一鄉秀才觀之自是指物作詩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觀者邑人奇之稍稍賓客其父或以錢幣乞之父利其然也日扳仲永環謁於邑人不使學予聞之也久明道中從先人還家於舅家見之十二三矣令作詩不能稱前時之聞又七年還自揚州復到舅家問焉曰泯然衆人矣王子曰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其受之人也賢於材人遠矣卒之爲衆人則其受於人者不至也彼其受之天也如此其賢也不受之人且爲衆人今夫不受之天固衆人又不受之人得爲衆人而已邪

同學一首別字固

江之南有賢人焉字子固非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友之淮之南有賢人焉字正之非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友之二賢人者足未嘗相過也口未嘗相語也辭幣未嘗相接也其師若友豈盡同哉予考其言行其不相似者何其少也曰學聖人而已矣學聖人則

其師若友必學聖人者聖人之言行豈有二哉其相似也適然予在淮南爲正之道子固子固不予疑也還江南爲子固道正之子固亦以爲然予又知所謂賢人者既相似又相信不疑也子固作懷友一首遺予其大略欲相扳以至乎中庸而後已正之蓋亦常云爾夫安驅徐行轥中庸之庭而造於其堂舍二賢人者而誰哉予昔非敢自必其有至也亦願從事於左右焉爾輔而進之其可也噫官有守私有繫會合不可以常也作同學一首別子固以相警且相慰云

書瑞新道人壁

始瑞新道人治其衆於天童之景德予知鄞縣愛其材能數與之遊後新主此山之四年予自淮南來視蘇州之積水卒事訪焉則新既死於某月某日矣人知與不知莫不愴焉而予與之又久以深宜其悲也夫新之材信奇矣然自放於世外而人悼惜之如此彼公卿大夫操治民之勢而能以利澤加焉則其生也榮其死也哀不亦宜乎皇祐五年六月十五日臨川王某介甫題

讀孟嘗君傳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雞鳴狗盜之力哉夫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讀柳宗元傳

余觀八司馬皆天下之奇材也一爲叔文所誘遂陷於不義至今士大夫欲爲君子者皆羞道而喜攻之然此八人者既困矣無所用於世往往能自強以求列於後世而其名卒不廢焉而所謂欲爲君子者吾多見其初而已要其終能毋與世俯仰以自別於小人者少耳復何議彼哉

讀江南錄

故散騎常侍徐公鉉奉　太宗命撰江南錄至李氏亡國之際不言其君之過但以歷數存亡論之雖有愧於實錄其於春秋之義春秋臣子爲君親諱禮也箕子之說周武王克商問箕子商所以亡箕子不忍言商惡以存亡國宜告之徐氏錄爲得焉然吾聞國之將亡必有太惡惡者無大於殺忠臣國君無道不殺忠臣雖不至於治亦不至於亡紂爲君至暴矣武王觀兵於孟津諸侯請伐紂武王曰未可及聞其殺王子比干然後知其將亡也一舉而勝焉季梁在隋隋人雖亂楚人不敢加兵虞以不用宮之奇之言晉人始有納璧假道之謀然則忠臣國之與也存與之存亡與之亡予自爲兒童時已聞金陵臣潘佑以直言見殺當時京師因舉兵來伐數以殺忠臣之辠及得佑所上諫李氏表觀之詞意質直忠臣之言予諸父中舊多爲江南官者其言金陵事頗詳聞佑所以死則信然則李氏之亡不徒然也今觀徐氏錄言佑死頗似妖妄與予舊所聞者甚不類不止於佑

其它所誅者皆以辠戾何也予甚怪焉若以商紂及隋虞二君論之則李氏亡國之君必有濫誅吾知佑之死信爲無辠是乃徐氏匿之耳何以知其然吾以情得之大凡毀生於嫉嫉生於不勝此人之情也吾聞鉉與佑皆李氏臣而俱稱有文學十餘年爭名於朝廷間當李氏之危也佑能切諫鉉獨無一說以佑見誅鉉又不能力諍卒使其君有殺忠臣之名踐亡國之禍皆鉉之由也鉉懼此過而又耻其善不及於佑故匿其忠而汙以它辠此人情之常也以佑觀之其它所誅者又可知矣噫若果有此吾謂鉉不唯厚誣忠臣其欺吾君不亦甚乎

書李文公集後

文公非董子作仕不遇賦惜其自待不厚以予觀之詩三百發憤於不遇者甚衆而孔子亦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嘆不遇也文公論高如此及觀於史一不得職則詆宰相以自快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言不可獨信久矣雖然彼宰相名實固有辨彼誠小人也則文公之發爲不忍於小人可也爲史者獨安取其怒之以失職耶世之淺者固好以其利心量君子以爲觸宰相以近禍非以其私則莫爲也夫文公之好惡蓋所謂皆過其分者耳方其不信於天下更以推賢進善爲急一士之不顯至寢食爲之不甘蓋奔走有力成其名而後已士之廢興彼各有命身非王公大人之位取其任而私之又自

以爲賢僕僕然忘其身之勞也豈所謂知命者耶記曰道之不行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夫文公之過也抑其所以爲賢歟

書刺客傳後

曹沫將而亡人之城又劫天下盟主管仲因勿倍以市信一時可也予獨怪智伯國士豫讓豈顧不用其策耶讓誠國士也曾不能逆策三晉救智伯之亡一死區區尚足校哉其亦不欺其意者也聶政售於嚴仲子荊軻豢於燕太子丹此兩人者汙隱困約之時自責其身不妄願知亦曰有待焉彼挾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

孔子世家議

太史公叙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公卿特起則曰列傳此其例也其列孔子爲世家奚其進退無所據耶孔子旅人也棲棲衰季之世無尺土之柄此列之以傳宜矣曷爲世家哉豈以仲尼躬將聖之資其教化之盛舄奕萬世故爲之世家以抗之又非極摯之論也夫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哉仲尼之道世天下可也何特世其家哉處之世家仲尼之道不從而大置之列傳仲尼之道不從而小而遷也自亂其例所謂多所抵牾者也

書洪範傳後

王某曰古之學者雖問以口而其傳以心雖聽以耳而其受以意故爲師者不煩而學者有得也孔子曰

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夫孔子豈敢愛其道驁天下之學者而不使其蚤有知乎以謂其問之不切則其聽之不專其思之不深則其取之不固不專不固而可以入者口耳而已矣吾所以教者非將善其口耳也孔子沒道日以衰熄淫至於漢而傳注之家作爲師則有講而無應爲弟子則有讀而無問非不欲問也以經之意爲盡於此矣吾可無問而得也豈特無問又將無思非不欲思也以經之意爲盡於此矣吾可以無思而得也夫如此使其傳注者皆已善矣固足以善學者之口耳不足善其心況其有不善乎宜其歷年以千數而聖人之經卒於不明而學者莫能資其言以施於世也

予悲夫洪範者武王之所以虛心而問與箕子之所以悉意而言爲傳注者汩之以至於今冥冥也於是爲作傳以通其意嗚呼學者不知古之於傳注之學也久矣當其時欲其思之深問之切而後復焉則吾將孰待而言邪孔子曰予欲無言然未嘗無言也其言也蓋有不得已焉孟子則天下固以爲好辯蓋邪說暴行作而孔子之道幾於熄焉孟子者不如是不足與有明也故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夫子豈樂反古之所以教而重爲此譊譊哉其亦不得已焉者也

題張忠定書

忠定公没久矣士大夫至今稱之豈不以剛毅正直

有勞于世如公者少歟先公年十七以文見公實見稱賞遂易字舜良時在昇州也竊觀遺蹟不勝感惻之至

題燕華仙傳

燕華仙事異矣黃君所爲傳亦辯麗可憙十方世界皆智所幻推智無方幻亦無窮必有合焉乃與爲類則王夫人之遇豈偶然哉

書金剛經義贈吳珪

惟佛世尊具正等覺於十方刹見無邊身於一塵身說無量義然匊行之所載累譯之所通理窮於不可得性盡於無所住金剛般若波羅蜜爲最上乘者如斯而已矣

與妙應大師智緣診父之脈而知子之禍福翰林王承旨疑其古之無有緣曰昔秦醫和診晉侯之脈而知良臣必死良臣之死乃見於晉侯之脈診父而知子又何足怪哉熙寧庚戌十二月十九日某書

題旁詩 仲子正字

旁近有詩云杜家園上好花時尚有梅花三兩枝日莫欲歸巖下宿爲貪香雪故來遲俞秀老一見稱賞不已云絶似唐人旁喜作詩如此詩甚工也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二

書

答韓求仁書

答龔深父書

再答龔深父論語孟子書

答王深父書三

與王深父書二

答劉讀秀才書

答韓求仁書

比承手筆問以所疑哀荒久不爲報勤勤之意不可以虛辱故略以所聞致左右不自知其中否也唯求仁所擇爾蓋序詩者不知何人然非達先王之法言

者不能爲也故其言約而明肆而深要當精思而熟講之爾不當疑其有失也二南皆文王之詩而其所繫不同者周南之詩其志美其道盛微至於赳赳武夫兎罝之人遠至於江漢汝墳之域久至於衰世之公子皆有以成其德召南則不能與於此此其所以爲諸侯之風而繫之召公者也夫事出於一人而其不同如此者蓋所入有淺深而所施有久近故爾所謂小雅大雅者詩之序固曰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然所謂大雅者積衆小而爲大故小雅之末有疑於大雅者此不可不知也又作詩者其志各有所主其言及於大而志之所主者小其言及於小而志之所主者大此又不可不知也司馬遷以爲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已之得失而其流及上此言可用也又宣王之大雅其善疑於小而幽王之小雅其惡疑於大蓋宣王之善微矣其大者如此而已幽王之惡大矣其小者猶如此也凡序言刺某者一人之事也言刺時者非一人之事也刺言其事疾言其情或言其事或言其情其實一也何以知其如此墻有茨衛人刺其上也而卒曰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是以知其如此也刺亂爲亂者作也閔亂爲遭亂者作也何以知其如此平王之揚之水先束薪而後束楚忽之揚之水先束楚而後束薪周之亂在上而鄭之亂在下故也亂在上則刺其上亂在下則閔其上是以知其如此也管蔡爲亂成王幼

沖周公作鴟鴞以遺王非疾成王而刺之也特以救亂而已故不言刺亂也言刺亂刺褊刺奢刺荒序其所刺之事也言刺時者明非一人之事爾非謂其不亂也關雎之詩所謂悠哉悠哉輾轉反側者孔子所謂哀而不傷者也何彼襛矣之詩所謂平王者猶格王寧王而已非東周之平王也所謂齊侯者猶康侯寧侯而已非營丘之齊侯也鄭緇衣之詩宜也好也蓆也此其先後之序也此詩言武公父子善善之無已故序曰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蓆多也宜者以言其所善之當也多者以言其所善之衆也緇衣者君臣同朝之服也適子之館者就之也爲之改作緇衣而授之以粲者舉而養之也能就之又能舉而養之

此所以爲有國者之善善而異於匹夫之善善也夫有國善善如此則優於天下矣其能父子善於其職而國人美之不亦宜乎生民之詩所謂是任是負以歸肇祀者言后稷既開國任負所種之穀以歸而肇祀爾非以謂兆帝祀於郊也所謂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者言我既爲天子得祀郊則盛于豆登其香始升而上帝居歆爾非以爲后稷得郊也其卒曰故臭亶時庶無辠悔以迄于今者言上帝所以居歆何臭之亶時乎乃以后稷肇祀則庶無辠悔以迄于今得郊祀之時爾蓋所謂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者此也衛有邶鄘之詩而說者以謂衛後世并邶鄘而取之理或然也既無所受之

則疑而闕之可也意誠而心正心正則無所爲而不正故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此詩之言故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也非以它經爲有異乎此也吾之所受者爲此則彼者吾之所弃也所謂彼哉彼哉者蓋孔子之所弃也孔子曰管仲如其仁仁也楊子謂屈原如其智不智也猶之詩以不明爲明又以不明爲昏考其辭之終始則其文雖同不害其意異也忠足以盡已怒足以盡物雖孔子之道又何以加於此而論者或以謂孔子之道神明不測非忠怒之所能盡雖然此非所以告曾子者也好勇過我也者所謂能勇而不能怯者也能勇而不能怯非成材也故孔子無所取古者鳳鳥至河出圖皆聖人在上之時其言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者蓋曰無聖人在上而已矣顏子具聖人之體而微所謂美人也其於尊五美屏四惡非待教也若夫鄭聲佞人則由外鑠我者也雖若顏子者不放而遠之則其於爲邦也不能無敗書曰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由此觀之佞人者堯舜之所難而況於顏子者乎夫佞人之所以入人者言而已言之入人不如聲之深則鄭聲之可畏固又甚矣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矣謂顏子三月不違仁者蓋有所試矣雖然顏子之行非終於此其後孔子告之以克已復禮而請事斯語矣夫能言動視聽以禮則蓋已終身未嘗違仁非特三月而已也語道之全則無不在也無

不爲也學者所不能據也而不可以不心存焉道之在我者爲德德可據也以德愛者爲仁仁譬則左也義譬則右也德以仁爲主故君子在仁義之間所當依者仁而已孔子之去魯也知者以爲爲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辠行也以微辠行也者依於仁而已禮體此者也智知此者也信信此者也孔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而不及乎義禮智信者其說蓋如此也楊子曰道以道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義以宜之禮以體之天也合則渾離則散一人而兼統四體者其身全乎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揚子言其合老子言其離此其所以異也韓文公知道有君子有小人德有凶有吉

而不知仁義之無以異於道德此爲不知道德也管仲九合諸侯一正天下此孟子所謂天之大任者也不能如大人正已而物正此孔子所謂小器者也言各有所當非相違也昔之論人者或謂之聖人或謂之賢人或謂之君子或謂之仁人或謂之善人或謂之士微子一篇記古之人出處去就蓋略有次序其終所記八士者其行特可謂之士而已矣當記此時此八人之行蓋猶有所見今亡矣其行不可得而考也無君子小人至於五世則流澤盡澤盡則服盡而尊親之禮息萬世莫不尊親者孔子也故孟子曰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孟子所謂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者先儒以國中之地謂之廛以周官

考之此說是也廛而不征者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法而不廛者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或廛而不征或法而不廛蓋制商賈者惡其盛盛則人去本者衆又惡其衰衰則貨不通故制法以權之稍盛則廛而不征已衰則法而不廛文王之時關譏而不征及周公制禮則凶荒札喪然後無征蓋所以權之也貢者夏后氏之法而孟子以爲不善者不善非夏后氏之罪也時而已矣責難於君者吾聞之矣責善於友者吾聞之矣雖然其於君也曰以道事之不可則止其於友也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王驩於孟子非君也非友也彼未嘗謀於孟子則孟子未嘗與之言不亦宜乎求仁所問於易者尚非易之緼也能盡於詩書論語之言則此皆不問而可知某嘗學易矣讀而思之自以爲如此則書之以待知易者質其義當是時未可以學易也唯無師友之故不得其序以過於進取乃今而後知昔之爲可悔而其書往往已爲不知者所傳追思之未嘗不媿也以某之愧悔故亦欲求仁慎之蓋以求仁之才能而好問如此某所以告於左右者不敢不盡冀有以亮之而已至於春秋三傳既不足信故於諸經尤爲難知辱問皆不果荅亦冀有以亮之

荅龔深父書

某得手筆感慰尤喜侍奉萬福所示王深父事甚曉然不爲小廉曲謹以投衆人耳目而趣舍必度於仁

義是乃深父所以合於古人而衆人所以不識深父者也言之於深父何病揚雄亦用心於內不求於外不修廉隅以徼名當世故某以謂深父於爲雄幾可以無悔揚雄者自孟軻以來未有及之者但後世士大夫多不能深考之爾孟軻聖人也賢人則其行不皆合於聖人特其智足以知聖人而已故某以謂深父其知能知軻其於爲雄幾可以无悔揚雄之仕合於孔子無不可之義奈何欲非之乎若以深父不仕爲過於雄則自雄以來能不仕者多矣豈皆能過於雄乎若以深父之不仕爲與雄異則孟子稱禹稷顏回同道深父之於爲雄其以強學力行之所至仕不仕特其所遭義命之不同未可以議於此深父吾友也言其美尤不敢略亦不敢誣所以致忠信於吾友然以久廢學恐所論尚不中不悉更詳喻及也

再答龔深父論語孟子書

某啓所論及異論其曉然道德性命其宗一也道有君子有小人德有吉有凶則命有順有逆性有善有惡固其理又何足以疑伊尹曰茲爲不義習與性成出善就惡謂之性亡不可謂之性成伊尹之言何謂也召公曰惟不恭厥德乃早墜厥命者所謂命凶也命凶者固自取然猶謂之命若小人之自取或幸而免不可謂之命則召公之言何謂也是古之人以無君子爲無道以無吉德爲無德則出善就惡謂之無道而不可謂之道無亡非不可也雖然可以謂

小人可謂之無德而不可以謂德無凶可以謂之性亡而不可以謂之性無惡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言相近之性以習而相遠則習不可以不慎非謂天下之性皆相近而已矣孔子見南子爲有禮則孔子不可告子路曰是禮也而曰天厭之乎孟子曰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若有禮而無權則何以爲孔子天下之理固不可以一言盡君子有時而用禮故孟子不見諸侯有時而用權故孔子可見南子孔子與蒲人盟而適衛者將以行法也不如是則要盟者得志矣且有至于人而不得行則聖人之無所奈何孔子適衛非蒲之所能至則孔子何爲而不適衛蓋適衛然後足以明義此孔子之所微也凡此皆略爲深甫道之以深甫之明何難於荅是而千里以書見及此固深甫之好問嗜學之無已也久廢筆墨言不逮意幸察

荅王深甫書

某拘於此鬱鬱不樂日夜望深甫之來以豁吾心而得書乃不知所冀況自京師去潁良不遠深甫家事會當有暇時豈宜愛數日之勞而不一顧我乎朋友道喪久矣此吾於深甫不能無望也向說天民與深甫不同雖蒙丁寧相教意尚未能與深甫相合也深甫曰事君者以容於吾君爲悅安社稷者以安吾之社稷爲悅天民者以行之天下而澤被於民爲達三者皆執其志之所殖而成善者也而未及乎知命大

人則知命矣某則以謂善者所以繼道而行之可善者也孔子曰智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又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孔子之所謂善者如此則以容於吾君爲悅者未可謂能成善者也亦曰容而已矣以容於吾君爲悅者則以不容爲戚安吾社稷爲悅則以不安爲戚吾身之不容與社稷之不安亦有命也而以爲吾戚此乃所謂不知命也夫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彼非以達可行於天下爲悅者也則其窮而不行也豈以爲戚哉視吾之窮達而無悅戚於吾心不知命者其何能如此且深甫謂以民繫天者明其性命莫不稟於天也有匹夫求達其志於天下以養全其類是能順天

者敢取其號亦曰天民安有能順天而不知命者乎深甫曰安有能視天以去就而德顧貶於大人者乎某則以謂古之能視天以去就其德貶於大人者有矣即深甫所謂管仲是也管仲不能正已者也然而至於不死子糾而從小白其去就可謂知天矣天之意固嘗甚重其民故孔子善其去就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此乃吾所謂德不如大人而尚能視天以去就者深甫曰正已以事君者其道足以致容而已不容則命也何悅於吾心哉正已而安社稷者其道足以致安而已不安則命也何悅於吾心哉正已以正天下者其道足以行天下而已不行則命也何窮達於吾心哉某則以謂

大人之窮達能無悅戚於吾心不能毋欲達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又曰何爲不豫哉然而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夫孟子可謂大人矣而其言如此然則所謂無窮達於吾心者殆非也亦曰無悅戚而已矣深甫曰惟其正已而不期於正物是以使萬物之正焉某以謂期於正已而不期於正物而使萬物自正焉是無治人之道也無治人之道者是老莊之爲也所謂大人者豈老莊之爲哉正已不期於正物者非也正已而期於正物者亦非也正已而不期於正物是無義也正已而期於正物是無命也是謂大人者豈顧無義命哉楊子曰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器楊子所謂大器者蓋孟子之謂大人也物正焉者使物取正乎我而後能正非使之自正也武王曰四方有辠無辠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橫行於天下武王耻之孟子所謂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不期於正物而使物自正則一人橫行於天下武王無爲怒也孟子沒能言大人而不放於老莊者揚子而已深甫嘗試以某之言與常君論之二君猶以爲未也願以教我

二

某學未成而仕仕又不能俛仰以赴時事之會居非其好任非其事又不能遠引以避小人之謗讒此其所以爲不肖而得辠於君子者而足下之所知也往

者足下遽不棄絕手書勤勤尚告以其所不及幸甚幸甚顧私心尚有欲言未知可否試嘗言之某嘗以謂古者至治之世然後備禮而致刑不備禮之世非無禮也有所不備耳不致刑之世非無刑也有所不致耳故某於江東得吏之大舉有所不治而治其小舉不知者以謂好伺人之小過以爲明知者又以爲不果於除惡而使惡者反資此以爲言某乃異於此以爲方今之理勢未可以致刑致刑則刑重矣而所治者少不致刑則刑輕矣而所治者多理勢固然也一路數千里之間吏方苟簡自然狃於養交取容之俗而吾之治者五人小者罰金大者纔絀一官而豈足以爲多乎王尹商陽非嗜殺人者猶殺三人而止以爲不如是不足以反命某之事不幸而類此若夫爲此紛紛而無與於道之廢興則既亦知之矣抑所謂君子之仕行其義者竊有意焉足下以爲如何自江東日得毀於流俗之士顧吾心未嘗爲之變則吾之所存固無以媚斯世而不能合乎流俗也及吾朋友亦以爲言然後怵然自疑且有自悔之心徐自反念古者一道德以同天下之俗士之有爲於世也人無異論今家異道人殊德又以愛憎喜怒變事實而傳之則吾友庸詎非得於人之異論變事實之傳而後疑我之言乎況足下知我深愛我厚吾之所以日夜向往而不忘者安得不嘗試言吾之所自爲以冀足下之察我乎使吾自爲如此而可以無辠固夫善

即足下尚有以告我使釋然知其所以爲皋雖吾往者已不及尚可以爲來者之戒幸留意以報我無忽

三

某啓不見已兩月雖塵勞汨汨企望盛德何日無之忽辱惠書承以論語義見教言微旨奧直造孔庭非極高明孰能爲之仰羨仰羨近蒙子固夷甫過我因與二公同觀尤所歎服何時得至金陵以盡遠懷

與王深父書

某頓首自與足下別日思規箴切劘之補甚於飢渴足下有所聞輒以告我近世朋友豈有如足下者乎此固某所望於足下者惜乎與足下相去遠過失日甚而不肯傳聞於足下誠使盡聞而盡教之雖某之愚不以數附書爲勤幸甚

二

某頓首近已奉狀不知到否竟不得脫省中而今曰就職聞足下當入都下幸能蚤來冀得一見若足下來差池則某此月乞去至淮南迎親矣出不過三四十日則還至都下幸足下且留以待某還事欲講於左右者甚衆切勿遽去若今不得一見又不知何時奉見切勿亟歸也有王逢原者卓犖可駭自常州與之如江南已見其有過人者及歸而見之所學所守愈超然殆不可及忽得報死矣天於善人君子如此可歎可歎如逢原者求之於時殆未見比不知常君

方之孰賢耳可痛可痛恨足下不得見之耳書不盡意自愛自愛

答劉讀秀才書

久不聞問忽得書承侍奉萬福良以爲慰見問進退去就之意蓋道之所存意有所不能致而意之所至言有所不能盡第深考微子一篇則古之聖人君子所以趣時合變蓋可睹矣阻闊愈遠惟自愛數以書見及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三

書

答徐絳書

答李資深書

答韶州張殿丞書

答司馬諫議書

答曾公立書

答吕吉甫書

與王子醇書四

與趙卨書

回蘇子瞻簡

與陳和叔內翰簡

答許朝議書

答蔡天啓書

與參政王禹玉書二

答曾子固書

答徐絳書

某啓某鄙朴未嘗得邂逅而蒙以書辱於千里之遠固已幸甚足下求免於今之世而求合於古之人不以問世之能言而欲有取於不肖此某之所以難於對也自生民以來爲書以示後世者莫深於易易之所爲作不出足下之所求文王以伏羲爲未足以喻世也故從而爲之辭至於孔子之有述也蓋又以文王爲未足此皆聰明睿智天下至神然尚於此不能以一言盡之而患其喻之難也況以區區之中材而遇變故之無窮其能皆有所合而卒以自免乎雖能有所合而有以自免其可以易言而遽曉乎此某夙夜勉焉而懼終不及者也其能遽有以進左右者乎然學者患其志之不同而有志者欲其爲之不已某與足下幸志同矣如爲之不已佗日邂逅得各講其所聞擇其可以守之庶其卒將有得焉蓋古之人其成未嘗不以友者此亦區區有望於君子也

答李資深書

某啓辱書勤勤教我以義命之說此乃足下忠愛於故舊不忍捐弃而欲誘之以善也不敢忘不敢忘雖然天下之變故多矣而古之君子辭受取舍之方不

一彼皆内得於已有以待物而非有待乎物故其迹時若可疑有以待物故其心未嘗有悔也若是者豈以夫世之毀譽者槩其心哉若某者不足以望此然私有志焉顧非與足下久相從而熟講之不足以盡也多病無聊未知何時得復晤語書不能一一千萬自愛

荅韶州張殿丞書

某啓伏蒙再賜書示及先君韶州之政爲吏民稱誦至今不絶傷今之士大夫不盡知又恐史官不能記載以次前世良吏之後此皆不肖之孤言行不足信於天下不能推揚先人之功緒餘烈使人人得聞知之所以夙夜愁痛疚心疾首而不敢息者以此也先人之存某尚少不得備聞爲政之迹然嘗侍左右尚能記誦教誨之餘蓋先君所存嘗欲大潤澤於天下一物枯槁以爲身羞夫者既不得試已試乃其小者耳小者又將泯沒而無傳則不肖之孤罪大釁厚矣尚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耶閤下勤勤惻惻以不傳爲念非夫仁人君子樂道人之善安能以及此自三代之時國各有史而當時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死職不負其意蓋其所傳皆可考據後既無諸侯之史而近世非尊爵盛位雖雄奇儁烈道德滿行不幸不爲朝廷所稱輒不得見於史而執筆者又雜出一時之貴人觀其在廷論議之時人人得講其然不尚或以忠爲邪以異爲同誅當前而不慄訕在後而不

蓋苟以饜其忿好之心而止耳而況陰挾翰墨以裁
前人之善惡疑可以貸褒似可以附毀往者不能訟
當否生者不得論曲直賞罰謗譽又不施其間以彼
其私獨安能無欺於冥昧之間邪善既不盡傳而傳
者又不可盡信如此唯能言之君子有大公至正之
道名實足以信後世者耳目所遇一以言載之則遂
以不朽於無窮耳伏惟閣下於先人非有一日之雅
餘論所及無黨私之嫌苟以發潛德為已事務推所
聞告世之能言而足信者使得論次以傳焉則先君
之不得列於史官豈有恨哉

答司馬諫議書

某啓昨日蒙教竊以為與君實游處相好之日久而

議事每不合所操之術多異故也雖欲強聒終必不
蒙見察故略上報不復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實視遇
厚於反覆不宜鹵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實或見恕
也蓋儒者所爭尤在於名實名實已明而天下之理
得矣今君實所以見教者以為侵官生事征利拒諫
以致天下怨謗也某則以謂受命於人主議法度而
修之於朝廷以授之於有司不為侵官舉先王之政
以興利除弊不為生事為天下理財不為征利闢邪
說難壬人不為拒諫至於怨誹之多則固前知其如
此也人習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
俗自媚於衆為善　上乃欲變此而某不量敵之衆
寡欲出力助　上以抗之則衆何為而不洶洶然盤

庚之遷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盤庚不爲怨者故改其度度義而後動是而不見可悔故也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　上大有爲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爲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無由會晤不任區區向往之至

荅曾公立書

某啓示及青苗事治道之興邪人不利一興異論羣聾和之意不在於法也孟子所言利者爲利吾國如曲防遏糴利吾身耳至狗彘食人食則檢之野有餓莩則發之是所謂政事政事所以理財理財乃所謂義也一部周禮理財居其半周公豈爲利哉姦人者因名實之近而欲亂之以眩上下其如民心之願何始以爲不請而請者不可遏終以爲不納而納者不可却蓋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不得不然也然二分不及一分一分不及不利而貸之貸之不若與之然不與之而必至於二分者何也爲其來日之不可繼也不可繼則是惠而不知爲政非惠而不費之道也故必貸然而有官吏之俸輦運之費水旱之逋鼠雀之耗而必欲廣之以待其飢不足而直與之也則無二分之息可乎則二分者亦常平之中正也豈可易哉公立更與深於道者論之則某之所論無一字不合於法而世之譊譊者不足言也因書示及以爲如何

荅呂吉甫書

某啓與公同心以至異意皆緣國事豈有它哉同朝紛紛公獨助我則我何憾於公人或言公吾無與焉則公何尤於我趣時便事吾不知其說焉攷實論情公宜昭其如此開喻重悉覽之悵然昔之在我者誠無細故之可疑則今之在公者尚何舊惡之足念然公以壯烈方進爲於聖世而某茶然衰疢特待盡於山林趣舍異路則相呴以濕不如相忘之愈也想趣召在朝夕惟良食爲時自愛

與王子醇書四

某啓得書承動止萬福良以爲慰洮河東西蕃漢集附即武勝必爲帥府今日築城恐不當小若以目前功多難成城大難守且爲一切之計亦宜勿隳舊城審處地勢以待異時增廣城成之後想當分置市易務爲蕃巡檢大作廨宇募蕃漢有力人假以官本置坊列肆使蕃漢官私兩利則其守必易其集附必速矣因書希詳喻經畫次第秋涼自愛不宣

二

某啓承已築武勝又討定生羌甚善聞郢成珂等諸酋皆聚所部防拓恩威所加於此可見矣然久使暴露能無勞費恐非所以慰悅衆心令見內附之利謂宜喻成珂等放散其衆量領精壯人馬防招隨宜犒勞使悉懷惠城成之後更加厚賞人少則賞不費財賜厚則衆樂爲用不知果當如此否請更詳酌蕩除強梗必有穀可獲以供軍有地可募人以爲弓箭手

特恐新募未便得力若募選秦鳳涇原舊人投換仍許其家人刺手承占本名官土人員節級更與轉資即素教之兵足以鎮服初附事難遥度心所謂然聊試言之爾諸當條奏想不憚煩露次勞苦爲時自愛不宣

三

某啓得書喻以禦寇之方　上固欲公毋涉難冒險以百全取勝如所喻甚善甚善方今熈河所急在修守備嚴戒諸將勿輕舉動武人多欲以討殺取功爲事誠如此而不禁則一方憂未艾也竊謂公厚以恩信撫屬羌察其材者收之爲用今多以錢粟養戍卒乃適足備屬羌爲變而未有以事秉常董氊也誠能使屬羌爲我用則非特無內患亦宜賴其力以乘外寇矣自古以好坑殺人致畔以能撫養收其用皆公所覽見且王師以仁義爲本豈宜以多殺斂怨耶喻及青唐既與諸族作怨後無復合理固然也然則近董氊諸族事定之後以兵威臨之而宥其罪使討賊自贖隨加厚賞彼亦宜遂爲我用無復與賊合矣與討而驅之使堅附賊爲我患利害不侔也事固有攻彼而取此者服誠能挫董氊則諸羌自服安所事討哉又聞屬羌經討者既亡蓄積又廢耕作後無以自存安得不屯聚爲寇以梗商旅往來如募之力役及伐材之類因以活之宜有可爲幸留意念恤邊事難遥度想公自有定計意所及嘗試言之春暄爲國

四

某啓久不得來問思仰可知木征內附熙河無復可虞矣唯當省冗費理財穀爲經久之計而已　上以公功信積著虛懷委任疆場之事非復異論所能搖沮公當展意思有以報　上餘無可疑者也某久曠職事加以疲病不能自支幸蒙恩憐得釋重負然相去彌遠不勝惓惓唯爲國自愛幸甚不宣

與趙鬲書

某啓議者多言遽欲開納西人則示之以弱彼更倔強以事情料之殆不如此以我衆大當彼寡小我尚疲弊厭兵即彼偷欲得和可知我深閉固距使彼不得安息則彼上下忿懼并力一心致死於我此彼所以能倔強也我明示開納則彼孰敢違衆首議欲爲倔強者就令有敢如此則彼舉國皆將德我而怨彼孰肯爲之致死此所以怒我而怠寇也老子曰抗兵相加哀者勝矣此之謂也至於開納之後與之約和乃不可遽遽則彼將驕而易我蓋明示開納所以怠其衆而紓吾患徐與之議所以示之難而堅其約

聖上恐龍圖未喻此指故令以書具道前降指揮如西人有文字詞理恭順即與收接聞奏宜即明示界上使我吏民與彼舉國皆知朝廷之意

回蘇子瞻簡

某啓承誨喻累幅知尚盤桓江北俯仰踰月豈勝感

悵得秦君詩手不能捨葉致遠適見亦以爲清新嫵麗與鮑謝似之不知公意如何餘卷正冒眩尚妨細讀嘗鼎一臠旨可知也公奇秦君數口之不置吾又獲詩手之不捨然聞秦君嘗學至言妙道無乃笑我與公嗜好過乎未相見跋涉自愛書不宣悉

與陳和叔內翰簡

某啓今日承以券致饋喻令來取與和叔交游三十年豈敢復相求於末度然人道所以相交際亦宜粗有禮非苟以豢養爲利而已是以不敢拜貺竊恐此非公指然久客於此每以煩費公帑爲慙自是臺無餽不亦善乎餘留面叙不宣

答許朝議書

某啓連得誨示豈勝感慰歲暮沍寒想比日安佳頃在朝廷觀公議法每求所以生之想今爲州亦用此意公壽考康寧子孫蕃衍當以此也咫尺思一相見情何有已唯冀良食自愛永綏福履不宣

答蔡天啓

某啓近附書想達比日安否如何何時南來日以企佇得書說同生基以色立誠如是也所謂猶如野馬熠熠清擾者日光入隙所見是也衆生以識精氷合此而成身衆生爲想所陰不依日光則不能見想陰既盡心光發宣則不假日光了了見此此即所謂見同生基也未即會晤爲道自愛數以書見及尊教授想比日安佳未及爲書

與叅政王禹玉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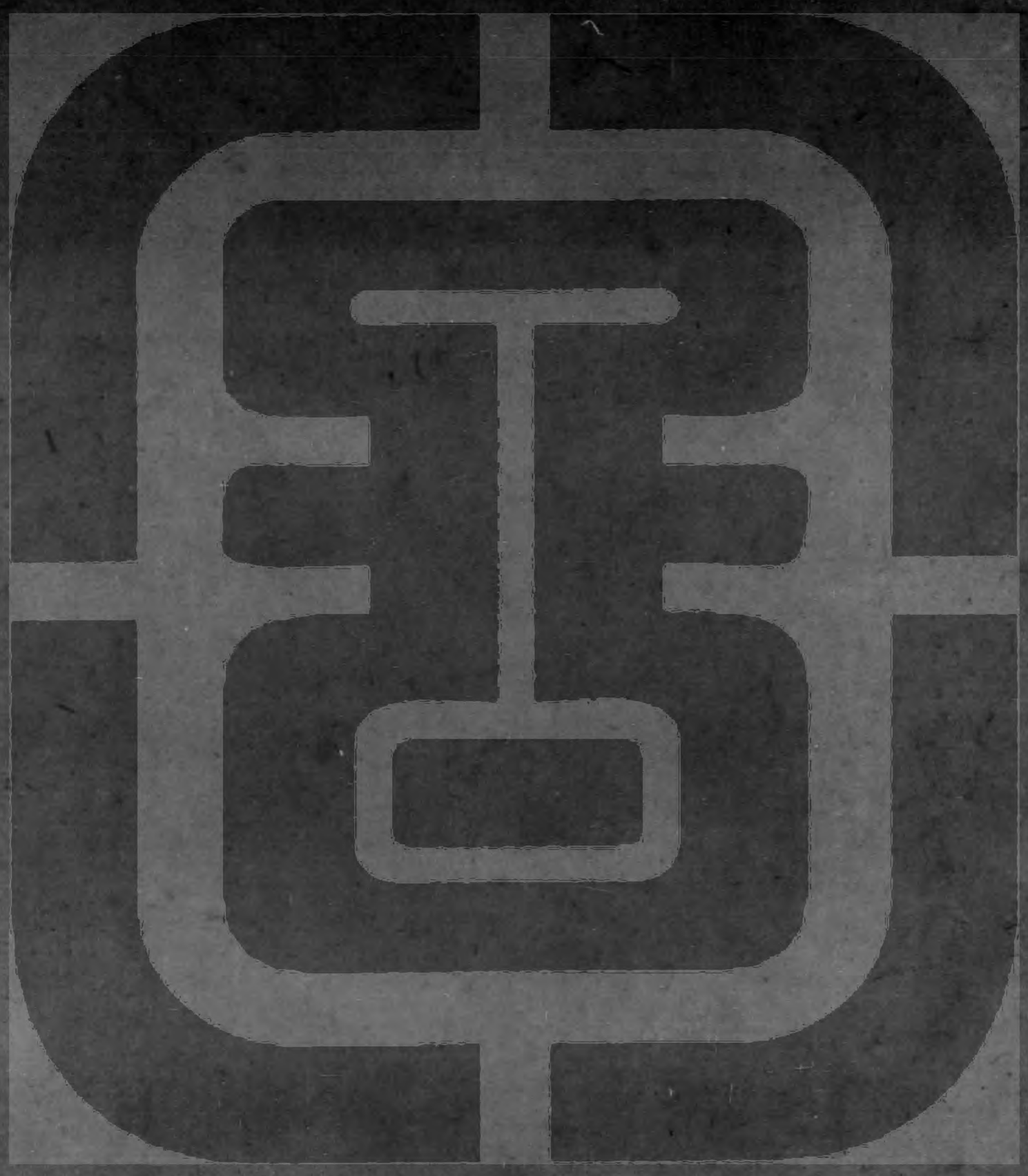
某啓越宿伏惟台候萬福某久尸宰事每念無以塞責而比者憂患之餘衰疹浸加自惟身事漫不省察持此謀國其能無所曠廢以稱主上任用之意乎況自春以來求解職事至于四五今則疾病日甚必無復任事之理仰恃契眷謂宜少敦僚友之義曲爲開陳使得蚤遂所欲而不宜迪　上見留以重某逋慢之罪也區區之懷言不能盡惟望深賜矜憐而已不宣

二

某啓繼蒙賜臨傳喻　聖訓徬徨踧踖無所容措某羈孤無助遭值大聖獨排衆毀付以宰事苟利於國豈辭糜殞顧自念行不足以悅衆而怨怒實積於親貴之尤智不足以知人而險詖常出於交游之厚且據勢重而任事久有盈滿之憂意氣衰而精力弊有曠失之懼歷觀前世大臣如此而不知自弛乃能終不累國者蓋未有也此某所以不敢遜逋慢之誅欲及辠戾未積得優游里閭爲聖時知止不殆之臣庶幾天下後世於　上拔擢任使無所譏議伏惟明公方佐佑大政上爲朝廷公論下及僚友私計謂宜少垂念慮特賜敷陳某既不獲通章表所恃在明公一言而已心之精微書不能傳惟加憫察幸甚不宣

荅曾子固書

某啓久以疾病不爲問豈勝鄉往前書疑子固於讀

經有所不暇故語及之連得書疑某所謂經者佛經也而教之以佛經之亂俗某但言讀經則何以別於中國聖人之經子固讀吾書每如此亦某所以疑子固於讀經有所不暇也然世之不見全經久矣讀經而已則不足以知經故某自百家諸子之書至於難經素問本草諸小說無所不讀農夫女工無所不問然後於經爲能知其大體而無疑蓋後世學者與先王之時異矣不如是不足以盡聖人故也楊雄雖爲不好非聖人之書然於墨晏鄒莊申韓亦何所不讀彼致其知而後讀以有所去取故異學不能亂也惟其不能亂故能有所去取者所以明吾道而已子固視吾所知爲尚可以異學亂之者乎非知我也方今亂俗不在於佛乃在於學士大夫沉沒利欲以言相尚不知自治而已子固以爲如何苦寒比日侍奉萬福自愛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三